

纪念在缪斯怀抱中流尽最后

一滴血泪的英年才子

十位早逝作家名篇珍藏

路遥

周克芹

莫应丰

邹志安

鲍昌



方之

祝兴义

姜天民

王振武

王毅

纪念那些在缪斯的怀抱中
流尽最后一滴血泪的英年才子

绝唱

十位早逝作家名作珍藏

上卷

野莽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唱:十位早逝作家名篇珍藏/野莽·主编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5071-0309-9

I. 绝… I. 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95)第 17724 号

绝 唱

野莽·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发行

保定燕龙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1

字数:10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5.80 元(全三册)

生命的绝唱

野 莽

在距离二十一世纪尚剩最后五年的今天，中国新时期的高雅文学似乎是一道最后的圣餐，它以其充满悲壮色彩的鲜美和丰盛，沐浴着世纪末的夕阳被端进为商品所围困的文化竹园。这时候，与时代同步的名篇佳作纷纷被编入文学选本，披戴着竞相媲美的华丽包装，变换出层出不穷的名堂花样，冠以或精品大系或系列丛书，或各类中国式的流派和主义的头衔，走进在精彩的世界中绕了一圈儿之后又重新回到文学园中的、高雅文学的读者和收藏家们的视野。恍然如一夜春来，它们奇迹一般突破了风靡一时的武侠、侦破、艳情、传奇等成人童话和媚俗故事的重围，以一种久违了的复苏花帝的儒雅风度再领风骚。

但是阅尽了不计其数的各种选本之后，我们不禁生出一丝遗憾之情。目光四射的编辑出版家们高举照耀的火炬，宁可不厌其烦地摘取那些屹立在当今文坛的幸运者头上那已被千百万人抚摸的花环，而遗忘了那些更早的时候也如此风光地占领过文坛，现在却再也站不起来的不幸者。因为他们永远地倒下了，流完了最后一滴痴情的血泪，他们永远地倒在了自己亲吻过的土地上，倒在了缪斯女神的怀抱之中。

我们将为文坛弥补这个遗憾。这部三卷本一百万字的《绝唱》，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精心选出的四十部优秀中短篇小说的精华本。这些小说出自十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之手。他们以自己横溢的创作才华，深刻的人生体验，沉重的社会忧思，独具的审美价值，越过森林般的同代作家，先后夺得了全国优秀作品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在此之后，正待将毕生的积累写成更为伟大的作品，然而生命，负载超重的生命却在一个黄金季节里制止了他们匆匆的步履。他们大多逝于年介不惑与天命之间，其中最为年少的只有三十九岁。我们之所以将本书冠名《绝唱》，乃是既明示着本书的作者们因其生命的缘故业已封笔，以上作品恰似杜鹃喋血，同时也暗暗地希望书中的作品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将影响久远，以至千古流传。

与今日流派纷呈主义代起的文学现象相比，本书的作者们各自选定的创作原则居然如此同轨，即在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将笔触伸向最能代表社会本质和时代特征的生活的最底层，去揭示民族的劣根，历史的灾难，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当然也包括他们在种种厄运之下所表现出的纯真美好的理想，和顽强坚贞的爱情。他们胸藏实感，溢情于笔，叙述手法或古朴诚拙，如出土地，出山石，出秋天的庄稼以及庄稼人结茧的老手；或水灵鲜活，如出轻风，出小溪，出林中的朝露以及朝露般含羞的村姑，不板面孔，不媚世俗，不弄玄虚，更无阿谀奉迎之态娇柔造作之气，却以生活的天然音响和颜色，淡淡文字所到，无不令人唏嘘感叹，拍案悲哭。

读罢作品再翻开他们的人生档案，人们更会掩卷愕然，十位作家的生平相伴着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竟是带着各自的

疮痍,不约而同地历尽坎坷,有爬越过历史壕沟的五十年代年纪最轻的右派,有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六十年代学龄最短的知青,有黄土地上的种田娃,有淮河岸边的逃婚者,有曾经被打成黑帮并终身未娶的江城处子。当悲剧的历史循着左方绕过一个大湾区而回归正常之后,这些不守本分,险些为时代所无情埋没的游击战士,立刻选择了文学作为武器,呐喊着冲上了刚刚复苏的文坛。

生活的苦难历程所导致的人生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悲怆、激愤、深沉而凝重的基调,无论是直面社会的写实,还是充满理想的描绘;也无论是寓意动物的比拟,还是跳至远古的虚构,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和形式,都始终不曾掩盖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忧思。人们即使无暇把收入本书的作品一一进行剖析,仅通过书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带着某种警世意味,并且带着某种生命预兆的篇名,譬如《人生》,譬如《秋之惑》,譬如《生命闪过刃口》,譬如其它更多的篇章,人们自会读出,它们原是他们蘸着自己的鲜血,用生命写出的心声。我们相信这些昔日曾经催下过多少人的伤心泪水,曾经激发过多少人的肺腑之叹的作品,以它不灭的光彩和不朽的魅力,依然和越发会照耀着,吸引着每一位今天的读者。

过于坎坷的生活遭遇,过于焦虑的心灵呼唤,过于激烈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过于执著的文学追求,不可挽回地决定了这十位作家过于短暂的肉体生命。他们的早逝使热爱生活的广大读者痛失知己,使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蒙受损失,使日渐精彩的中国文坛深为遗憾。他们的早逝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和社会的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它让善于哲思的人们将哀悼的目光投向他们的伟大先躯,天才而无畏的早逝者鲁迅。

从逝者的亲人和文坛好友替他们整理出来的他们生前遗下的札记中，透过那些字体匆忙的字句，可以看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线阳光里，仍然沉醉于文学的营造。我们惋叹，尤生敬仰，选编这三卷《绝唱》，李商隐的绝唱之句在冥冥中悄然吟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我们认为这部书的问世，恰是他们的一捧绵绵无尽的丝，一掬涸涸不干的泪。它的故事将和生活一样常新，它的主人公将和作者一道永恒。

当浩劫之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到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莫祭他们这十位为之献身的文坛英烈。逝者是不幸的。逝者如斯夫。然而为逝者的汗血汨汨地灌溉过，并因此而充满了生命之活力的文学是有幸的，这也正是逝者的九泉含笑之愿。如果——我们翼翼地祝愿——这三卷特别的选本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并且继而进入读者的心中，如果有可能使别具慧眼、情有独钟的读者心灵为之震动，情性为之激发，思想为之启迪的话，这将是我们将怀揣以上宗旨的编者，感到莫大安慰和至高鼓励的一件幸事。

在本序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感激为本书的编者提供资料的热诚之士，如中国外文局图书馆的陈燕小姐，《求是》杂志社资料馆的馆长徐传良先生。更有本书已逝作者之一姜天民、王振武生前的师长和朋友，《今日名流》杂志社的副主编吴芸真女士，受我之托又辗转托人，从千里之外的江城寄来了作者久已散失的候选作品，我们尤觉一个谢字不尽达意。特别不能忘了的是军艺女学生娟娟小姐，在毕业前来我社的实习期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本书的编校工作。我们把她的富有神话色彩的美丽名字写在责任编辑一栏，作为唯一的纪念。

上卷 中篇小说

生命的绝唱(总序)	野 莽	I
人 生	路 遥	1
果园的主人	周克芹	199
难与人言的故事	莫应丰	298
对照检查五重奏	王 毅	366
生命闪过刃口	王振武	406

路 遥(1949——1992),陕西清涧人。曾任农民,小学教师。1976年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延河》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月夜静悄悄》、《痛苦》、《姐姐》,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路遥小说选》,(其中《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人 生

路 遥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柳 青

上 篇

第一章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

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得象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老师的独生儿高加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蹚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涤凉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硷畔，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他父亲正赤脚片儿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白胡子。他母亲颠着小脚往炕上端饭。

老两口见儿子回来，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象两朵花。他们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象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

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朵灯花，满窑里立刻亮堂了许多。他喜爱地看着儿子，嘴张了几下，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老母亲赶紧把端上的玉米馍馍又重新端下去，放到锅台上，开始张罗着给儿子炒鸡蛋，烙白面饼；她还用她那爱得过份的感情，跌跌撞撞走过来，把儿子放在炕上的衫子披在他汗水直淌的光身上，嗔怒地说：“二杆子！操心凉了！”

高加林什么话也没说。他把母亲披在他身上的衣服重新

放在炕上，连鞋也没脱，就躺在了前炕的铺盖卷上。他脸对着黑洞洞的窗户，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老两口的脸顿时又都恢复了核桃皮状，不由得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在心里说：娃娃今几个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不畅快？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象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听见外面立刻刮起了大风，沙尘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

老两口愣怔地望着了半天儿子的背影，不知他倒究怎啦？

“加林，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舀面瓢。

“不是……”他回答。

“和谁吵架啦？”父亲接着母亲问。

“没……”

“那倒究怎啦？”老两口几乎同时问。

“……”

唉！加林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啊！他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给他们说长道短的，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面包啦，蛋糕啦，硬给他们手里塞；说他们牙口不好，这些东西又有“养料”，又绵软，吃到肚子里好消化。今几个显然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娃娃愁成个啥！高玉德看了一眼老婆的愁眉苦脸，顾不得抽烟了。他把烟灰在炕栏石上磕掉，用挽在胸前钮扣上的手帕揩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问：“加林，倒究出了什么事啦？你给我们说说嘛！你看把你妈都急成啥啦！”

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象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

面墙，开口说：“我的书教不成了……”

“什么？”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

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老母亲手里的舀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瓣。

“是不是减教师哩？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减开了？”父亲紧张地问他。

“没减……”

“那马店学校不是少了一个教师？”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

“没少……”

“那怎能没少？不让你教了，那它不是就少了？”他父亲一脸的奇怪。

高加林烦躁地转过脸，对他父母亲发开了火：“你们真笨！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旁人教？”

“谁？谁！再有个谁！三星！”高加林又猛地躺在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

高加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揩；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

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地摸着赤脚片儿。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

外面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

足足有一刻钟，这个灯光摇晃的土窑洞失去了任何生气，三个人都陷入难受和痛苦中。

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象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拚命读书，就是为了不象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此刻，他躺在这里，脸在被角下面痛苦地抽搐着，一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对于高玉德老两口子来说，今晚上这不幸的消息就象谁在他们的头上敲了一棍。他们首先心疼自己的独生子：他从小

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再说，加林这几年教书，挣的全劳力工分，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并不紧巴。要是儿子不教书了，又急忙不习惯劳动，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们老两口老了，再不象往年，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也能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想到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他们又难受，又恐慌。加林他妈在无声地啜泣；他爸虽然没哭，但看起来比哭还难受。老汉手把赤脚片摸了半天，开始自言自语叫起苦来：

“明楼啊，你精过份了！你能过份了！你强过份了！仗你当个大队书记，什么不讲理的事你都敢做嘛！我加林好好的教了三年书，你三星今年才高中毕业嘛！你怎好意思整造我的娃娃哩？你不要理了，连脸也不要了？明楼！你做这事伤天理哩！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可怜我那苦命的娃娃啊！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浑浊的老泪在皱纹脸上淌下来，流进了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间。

高加林听见他父母亲哭，猛地从铺盖上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他对父母亲吼叫说：“你们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拚个高低！”说着他便一纵身跳下炕来。

这一下子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同时，他妈也颠着小脚绕过来，脊背抵在了门板上。老两口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

高加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哎呀呀！我不是要去杀人嘛！我是要写状子告他！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

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操起家具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拉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他说：“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除什么事也不顶，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

他妈也过来扯着他的另一条光胳膊，接着他爸的话，也央告他说：“好我的娃娃哩，你爸说得对对的！高明楼心眼子不对，你告他，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

高加林浑身硬得象一截子树桩，他鼻子里口里喷着热气，根本不听二老的规劝，大声：“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拚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哩，咱这人活成个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他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但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一气。他母亲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摔倒了，嘴里一股劲央告说：“好我的娃娃哩，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

高加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说：“妈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

两个老人这才放开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加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栏石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雨仍然象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传来象怪兽一般咆哮的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妈见他平息下来，便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蓝布衣服，披在他冰凉的光身上，然后叹了一口气，转到后面锅台上给他做饭去了。他父亲摸索着装起一锅烟，手抖得划了十几根火柴才

点着——而忘记了煤油灯的火苗就在他的眼前跳荡。他吸了一口烟，弯腰弓背地转到儿子面前，思思谋谋地说：“咱千万不敢告人家。可是，就这样还不行……是的，就这样还不行！”他决断地喊叫说。

高加林抬起头来，认真地听父亲另外还有什么惩罚高明楼的高见。

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他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安咐：“加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唉！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哩！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加林妈，你听见了没？”

“嗯……”锅台那边传来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应承。

泪水终于从高加林的眼里涌出来了。人猛地转过身，一头扑在炕栏石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河道里山洪的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夜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了……。

第二章

高加林醒来以后，他自己并不知道时光已经接近中午了。